

從諷勸到剖白：論錢謙益〈呂留侯字說〉 兼述呂氏家難

吳志廉*

一、前言

趙園注意到明清之際士人好說英雄豪傑，¹誠然，這些英雄豪傑傳奇的一生，或驍勇殺敵，或多謀善斷，或誓死報國，或仗義復仇，代表著易代之際士大夫的某種人格理想。事實上，明清之際，士人在詩文談及英雄豪傑，不一定沿用既有意義，在召喚歷史人物的過程中，亦能翻出巧思，開拓不同的思想層次。揭示典故之為資源，經士大夫精心組織與挪移，能夠被填充被改造，在特殊的歷史語境呈現流變不定的意義狀態，讓「古典」與「今典」的交涉成為可能。²本文旨在箋釋錢謙益（牧齋，1582–1664）〈呂留侯字說〉，並脈絡化地勾連錢謙益和呂留良（晚村，1629–1683）等人的相關詩文，破解箇中隱語，窺見明清之際士大夫機鋒紛呈的語言藝術，以及跌宕起伏的情感軌跡與心路歷程。這些藉著詩文窺探人心的分析，冀能在主流的成見下發現裂縫，抉發因曲折筆法而被遮蔽的細節，呈現明清易代士大夫在出處進退所面臨的困境。

本文初稿發表於由嚴志雄教授主持的「明清詩文研究學會」，蒙師友不吝指教，《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審查人與編輯惠賜寶貴的修訂意見，筆者受益匪淺，謹致謝忱。

* 吳志廉，香港樹仁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助理教授

¹ 趙園：〈附錄一：易堂三題〉，《制度·言論·心態——《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續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448–50。

² 陳寅恪說：「自來詁釋詩章，可別為二。一為考證本事，一為解釋詞句。質言之，前者乃考今典，即當時之事實。後者乃釋古典，即舊籍之出處。」見陳寅恪：《柳如是別傳》（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上冊，頁7。

〈呂留侯字說〉為牧齋晚年為呂留良改字而作，其身體上的老化未必意味著技藝上的退化，此文筆法曲折，意在言外，不逐字細讀、箋釋，不得其旨。³牧齋不少詩文言此意彼，讀者只看表層容易為字面所惑，箇中若隱若現的深意埋藏在肌理筋骨，俟後世冥然神會，為之發皇心曲。

部分學者提到〈呂留侯字說〉，多以單一視角簡述其旨，認為是牧齋勸勉呂留良抗清。⁴此文固有勸勉之意，但此一解讀不能窮盡該文所有意涵。其實〈呂留侯字說〉於明清易代，暗藏豐富訊息，不僅觸及錢謙益、呂留良兩大文人的政治抉擇，亦不失為一個側面窺探清初失節者如何自處、贖罪、乃至自辯，值得大書特書。

黃宗羲(1610–1695)後裔黃嗣艾(生卒年不詳)〈呂晚村傳〉云：「錢牧齋嘗贈先生字曰『留侯』，且發揮所以名『良』之微意，殆取圯橋授書老人而鍼砭先生之短也歟？」⁵今人多忽視此一文獻，黃氏之說有啟發意義，提示我們牧齋於此一文中扮演著睿智老人，針砭後輩晚村短處。黃宗羲與呂留良交惡，⁶是以黃嗣艾

³ 論者指出：「讀牧齋詩文，會須熟繹其修辭，涵泳其華實，詳其本源，探其精、變、微、險、奇之處，久之而知牧齋馭文之術、謀篇之大端，……牧齋身涉明清之際甚具敏感性、爭議性的政治、歷史事件，其隱情、衷情難以直抒胸臆可知。牧齋欲吐骨鯁，乃借種種事典增加迷障，此亦不難理解。」見嚴志雄：《錢謙益〈病榻消寒雜詠〉論釋》（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社，2012年），頁12–15。

⁴ 如俞國林認為：「留良當時請牧齋為他改字，牧齋遂字之曰『留侯』，後來還專門為此寫了一篇《呂留侯字說》……牧齋寫這篇文章，還另有一番用意，就是表達了對明朝的愧疚及期盼張良式的人物出現來反抗清朝統治的願望。」見俞國林：《天蓋遺民：呂留良傳》（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頁70–71。白一瑾認為：「〔牧齋〕作於順治十八年季夏的《呂留侯字說》更以『留侯』為遺民人士呂留良之字，顯然有以張良復韓仇之志期許的意味。」見白一瑾：《清初貳臣士人心態與文學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頁125。舒文昌認為：「呂子以更字之請求於錢氏，牧齋賜之以『留侯』，並作《呂留侯字說》，曰：『崇德呂子留良，請更其字於余，余字之曰留侯』，將其比之張良，嘉讚之意，顯而易見。」見舒文昌：〈呂留良的交遊與文學創作〉（華中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年），頁27。

⁵ 黃嗣艾：〈呂晚村傳〉，載《呂晚村先生文集·附錄》，收入呂留良撰，俞國林編：《呂留良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2冊，頁898。

⁶ 有關黃宗羲與呂留良交惡的緣由，學界有豐富的討論，參徐益藩：〈黃梨洲呂晚村爭澹生堂書平議〉，《國立中央圖書館刊》第1卷第3期（1947年），頁19–24；Tom Fisher, "Loyalist Alternatives in the Early Ch'ing,"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4.1

〔下轉頁37〕

之說或有主觀色彩。雖然如此，當我們稽察相關文獻，發現牧齋與晚村相關對話委實耐人尋味。牧齋有無針砭晚村？針砭之外，有無自我投射，藉此抒懷？有待釐清。

至於研究方法，本文以〈呂留侯字說〉為坐標，鉤沉周邊文獻包括史學與文學之材料，通過旁證、互文見義以挖掘箇中寓意。⁷雖然周邊證據有其限度、效度，不能過於信奉，但本文意欲藉著文本脈絡化的組織串聯，豐富〈呂留侯字說〉的歷史背景與事件細節，從而為此文的解讀提供一個可能性：明清之際，晚年的錢謙益挪用張良（約250–186 B.C.E.）所代表的意涵，並對張良功業予以論斷，於字裡行間暗藏著從「諷勸」到「剖白」的思想層次。此中微言隱語、古典今事，容易被學界忽視；而且揭破相關隱語，對於窺探牧齋與晚村兩大失節者的曲折心靈、複雜人性，不無裨益。

本文首先印證牧齋筆下的呂氏家難，再論證〈呂留侯字說〉兼有諷與勸之雙重寓意，最後順著文章脈絡探討牧齋如何觸發內心隱痛，遂在文中切換主體位置曲折地剖白。

〔上接頁 36〕

(Jun. 1984): 83–122; T. S. Fisher, “Accommodation and Loyalism: The Life of Lü Liu-Liang (1629–1683),” pts. I–III, *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vol.15 (Mar. 1976): 97–104, vol.16 (Sep. 1977): 107–45, vol.18 (Sep. 1978): 1–42; 方祖猷：〈黃宗羲與呂留良爭論的實質及其思想根源——兼論胡翰十二運對黃氏的影響〉，《寧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第1卷第1期（1988年6月），頁59–65。

⁷ 〈呂留侯字說〉篇幅不長，作者沒詳述文章寓意，當單一文本的內部材料有所缺乏時，依循既有線索採用旁證、互文見義的補充材料不失為可行方法。嚴志雄梳理朱彝尊、曹溶（秋岳）詩文之間的互文性以揭示其背後的隱微寓意，並說明：「此一詮釋策略，乃依循秋岳詩之『習性』而開顯者，立基於秋岳詩語言系統的『內向性』（immanence）。但坦言之，讀秋岳一詩而需大費周章如此，卻還在於〈秋柳〉詩寓意的『模糊性』（ambiguity）或不確定性（indeterminacy），我們無法從〈秋柳〉詩內部的語言布置（apparatus）直接抽繹出隱含其中的寄意。也許，通過重重脈絡化的處理，我們較能逼近其寓意，雖迂迴曲折，『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見嚴志雄：《秋柳的世界：王士禛與清初詩壇側議》（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142。此一研究方法提醒我們，直接證據以外的周邊證據對於佐證觀點具有一定的有效性。

二、錢牧齋筆下呂氏家難之印證

學界多認為牧齋與晚村的交流不存有芥蒂，但細心尋繹，可發現彼此之間出現過思想上的碰撞，背後隱藏著一段歷史故事。

（一）錢牧齋與呂晚村的思想交鋒

呂留良〈秋崖族兄六十壽序〉云：

辛丑三月，予過虞山紅豆村莊，蒙叟〔牧齋〕先生時八十，辰在重九之後。請以數言壽先生，先生曰：「子休矣。壽余者無過以吾家彭祖為徵，子知吾祖以雉羹饗帝啟，封彭城，而不知其遭厲、幽之禍，流離西戎百有餘年，若此之播越也。且鴻水滔天，憂墊溺焉；十日並出，憂燒灼焉；九嬰、封豨、竊窬、檣杵之徒，憂跋扈抵突焉。雖其受壽永多，然八百年內，享升平，歌暇豫，軒眉蟠腹，開口而笑者，固無幾也。此漆園後生，睥睨冥靈，笑我祖之以久特聞者，而子謂我願之乎？」予謝曰：「誠如先生言，此非上壽時。願先生力自愛，以副宇內望。」⁸

順治十八年(1661)辛丑，牧齋八十歲，年逾古稀，壽至耄耋，晚村出於好意，前來祝壽，卻被牧齋謝絕。牧齋故弄玄虛，調遣腹笥，答曰：長壽如彭祖，終多磨難，非但遭厲、幽之禍，且歷水、旱之災，更憂慮九嬰、封豨、竊窬、檣杵諸凶獸久禍人間。闡明受壽多者，於己未必有益，想像彭祖八百年來「開口而笑者，固無幾也」。牧齋遂綰合莊生論，揭櫫年壽長短，本不由自主，為之悲喜交遞，殆非所宜。

牧齋於順治二年(1645)失節降清，⁹此一政治抉擇，為人生污點，牧齋不時懺悔(詳後)。今享壽至八秩，內心或多或少感到愧疚，於是自比彭祖，謂表面風光，內裡憂傷。晚村心領神會，以勸勉取代祝壽，望牧齋站定腳跟，以副宇內之望。

⁸ 呂留良：〈秋崖族兄六十壽序〉，載《呂晚村先生文集》卷5，收入《呂留良全集》，第1冊，頁157-58。

⁹ 六十四歲的錢謙益於南京迎降清軍，見方良：《錢謙益年譜》（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13年），頁124-25。

兩人的思想交鋒更迭出現。順治十八年辛丑夏季，¹⁰晚村請牧齋為他改字，牧齋應允，字之曰「留侯」，還寫下〈呂留侯字說〉交代始末。¹¹

意欲深究〈呂留侯字說〉之寓意，文本背後的「呂氏家難」至為關鍵，需花篇幅深入闡釋。牧齋對呂家事跡知之甚詳，其〈呂季臣詩序〉云：

……〔呂願良（字季臣）〕有子少而才，熊熊然角，攜以見於余，曰：「是能奉雉而從吾矣。」沸唇電發，損七尺以爭數莖，覆巢破卵，命如懸絲，創鉅痛深，形銷骨折，纏綿淹頓，然後即死，其可傷也。

嗚呼！季臣生盛世，蔭華胄，前歌後舞，左絲右壺，咸陽之趙、李，江左之王、謝也。國破家亡，年衰歲暮，束縊舉火，轆釜待炊。季臣意殊安之，曰：「我固當如此也。」童錡執戈，南八嚙指，楚人有國殤之祭，漢室無羽林之孤，季臣曰：「彼固已得死所，以烏鳶為贏博可也。」長貧長病，非鬼非食。攬枯骨為行尸，指白日為長夜。投杯覆醢，撫几搥牀。歎莒鄆之嫠婦，泣東海之寡母。以為毋負鬚眉，有覲巾幘，未嘗不目光射炬，而哭聲壞牆也。嗚呼！季臣匿名竄身，有才無時，似西京之趙邠卿，而不克亂思遺老，表章於經術；羈旅放廢，喪厥元子，似東海之馮敬通，而不克闔門講習，自厲於詞賦。知季臣者，如是而已矣。其深知季臣而痛惜之者，以謂季臣智深勇沉，如其不死，可追躡南渡之王道甫、陳同甫；季臣之子，骨騰肉飛，不幸而早死，已接踵靖康之趙次張、龍伯康。青史不磨，碧血已化，敘漢末之英雄，探中興之遺傳，國有人焉，亦俟諸後死而已矣。

……嗚呼！季臣西靡之冢，豈痛陳根；南枝之墳，詎悲宰木。余之所以不死季臣者，執簡漬紙，遂如斯而已乎？嗚呼！是余之罪也夫！¹²

牧齋用驚心動魄、悲憫哀矜的文辭概括呂留良三哥呂願良（1602–1651）的一生，引領讀者隨著其文字低徊嘆息，極具感染力。「生盛世，蔭華胄，前歌後舞，左絲右壺，咸陽之趙、李，江左之王、謝也。國破家亡，年衰歲暮，束縊舉火，

¹⁰ 方良：《錢謙益年譜》，頁245。

¹¹ 錢謙益：〈呂留侯字說〉，收入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牧齋有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卷50，頁1645。以下引用不再注明。

¹² 錢謙益：〈呂季臣詩序〉，收入《牧齋有學集》，卷20，頁834–35。錢仲聯對此文之斷句有誤，筆者對此文、下引不同文獻都有若干的標點修訂，不一一說明。

轅釜待炊」，憶述願良舊時王謝、鐘鳴鼎食的富貴生活，隨著大明王朝的瓦解而結束。「季臣之子，骨騰肉飛，不幸而早死，已接踵靖康之趙次張、龍伯康」，惋嘆其兒子呂宣忠（字諒功，或作亮工、亮功，1625–1647）抗清而被捕殺，讚頌此一義舉，得以踵武有志難申的先烈。「長貧長病，非鬼非食。攬枯骨為行尸，指白日為長夜。投杯覆醢，撫几搥牀」，秉細緻入微之筆，寫喪兒之後的願良貧病疊加，甚至精神恍惚，以躁狂行徑宣洩內心悲慟。「創鉅痛深，形銷骨折，纏綿淹頓，然後即死」，同情願良晚年多蹇，身心俱疲乃至形銷骨立、命如懸絲，加速生命衰亡。

可見牧齋儼如歷史見證人，具體描繪願良亦泣亦歌的悲劇人生，凝視其劫後餘生的創傷心靈，發揚其死而後已的忠義精神。此文既有情感流露，也有史家判斷，所謂「青史不磨，碧血已化」，大量以漢宋人喻明人、遺民意涵的典故貫穿其中，¹³在明清之際為願良作一「為國犧牲」的歷史定位，寫得情辭並茂，洵為佳構，充分說明牧齋對於呂氏家難，瞭然於胸。

可追問的是，牧齋之說有否依據？呂氏家族是否如其所述遭受如斯劫難？下文除了以歷史文獻印證牧齋之說，¹⁴亦藉著相關詩歌之細讀深入呂氏成員的內心世界，旨在立體呈現明清易代一宗有血有淚的家庭慘劇。

（二）呂宣忠年少殉國

順治二年，清兵鐵騎南下，南明弘光帝（1607–1646）急徵才俊，沈自炳（1602–1645）向史可法（1602–1645）力薦晚村侄子呂宣忠，認為其「英敏剛方，年雖少，可任大事」。¹⁵事實上，宣忠「年十三竊習騎射，審究兵法」，¹⁶是難得之才。惜宣忠未

¹³ 文中以漢人趙邠卿、馮敬通以及宋人王道甫、陳同甫喻願良；以宋人趙次張、龍伯康喻宣忠；「西靡之冢」指漢東平王劉宇之墳，「南枝之墳」指南宋岳飛之墳。

¹⁴ 俞國林《呂留良全集》在晚村詩作之後輯錄的「資料」，對於筆者撰寫「呂氏家難」大有助益，不敢掠美，特此說明。

¹⁵ 倪師孟《乾隆吳江縣志》云：「自炳曰：『公贊畫推官崇德呂願良之子宣忠可。』可法問其狀。自炳曰：『宣忠為人，英敏剛方，年雖少，可任大事。』可法亟召之。未至，南都陷。宣忠乃走謁魯王。王授參將，使從吳易等起兵。後敗，不屈死。人賢宣忠之節，而重自炳之知人。」轉引自《呂留良全集》，第3冊，頁59。

¹⁶ 查繼佐：〈諸生挂扶義將軍印呂子傳〉，轉引自《呂留良全集》，第3冊，頁60。

及參謁史可法，清兵已渡長江，南京陷。弘光帝倉皇出逃，後於蕪湖被擒。同年閏六月二十八日，在浙江餘姚、會稽、鄞縣等地抗清義軍及官吏縉紳的扶持下，魯王朱以海（1618–1662）於七月十八日就任監國，為復明保存一絲希望。

順治三年（1646），魯王召見宣忠，當日即授總兵都督僉事一職。吳易（？–1646）進而上疏薦舉宣忠，欣賞他「慷慨見於言語，安閒出自性情，以彼才略，宜專任恢復之寄」，宣忠奉旨加扶義將軍，獲加敕印。不同官員對宣忠讚譽不絕，其軍事才能與抗敵勇氣自是卓犖不凡。三月，南明與滿清戰於濫溪，宣忠負隅頑抗，毫不保留地浴血抗戰，持續三日夜不解甲，不加飲食，枕戈待旦，有著驚人的意志，不負君王將相對他的信任。結果「各校喪律，宣忠所部獨全」，其頑強的戰鬥力可見一斑。五月，清兵旋涉錢塘江，抗清部隊分崩離析，宣忠感大勢已失，不得不棄甲逃亡，削髮入洞庭山。¹⁷

宣忠隱居期間，聞父親呂願良病發，離開洞庭山回到崇德縣城，地方官程佺（生卒年不詳）知宣忠行跡，派人緝捕，宣忠被捕。據記載：

親友咸來好言勸宣忠曰：「去慎無抗，素性稍委蛇，顧今日金錢亦有用，千金死市，古之言也。」宣忠傲不聽，曰：「毋多言。彼小言吾小言答之，彼大言吾大言答之，吾自有舌任我用，不煩誨。然此非愛我，速別去，毋亂人意。」¹⁸

可見宣忠性情之剛烈，決不出賣良心以違心之論謀取生存利益。果然，宣忠在程佺面前出言不遜，被判入牢獄。隔天，不少士人乞求程佺釋放宣忠，程佺佯裝同意，卻向浙江巡撫具疏寫道：「〔呂宣忠〕以先朝國威之裔，而挂扶義將軍之印，號眾為叛，已非一日，言其實也。」¹⁹認為宣忠罪有應得，施之重刑並將他囚禁，期間發生了一件事：

¹⁷ 查繼佐云：「時吳易字日生，舉兵太湖，特疏薦宣忠：『慷慨見於言語，安閒出自性情，以彼才略，宜專任恢復之寄。』奉旨加扶義將軍，給予敕印。還至太湖，率其部眾，與日生呼吸應援。三月，大戰清兵於濫溪，三日夜不解甲，並不及飲食。各校喪律，宣忠所部獨全。五月，日生敗，清兵旋涉錢塘江，宣忠知不可為，棄其眾，削髮為緇流，入山，尋以父病出視湯藥。」查繼佐：〈諸生挂扶義將軍印呂子傳〉，頁61。

¹⁸ 同上注。

¹⁹ 同上注。

有副總兵官某，微服間道自島中來，行數十金[於]獄吏，得入謁宣忠，上監國命加少保銜，猶謂宣忠尚得自為，可以觀變故也。副總兵輒頓首行屬禮，宣忠驚扶起，遽曰：「此何地！顧左右無人，且立死。」副總兵恭曰：「某奉命至此，凜將軍威嚴，不然，褻朝廷，且廢將軍法。」宣忠在患難使人不敢玩如此，因謝曰：「寄語監國及從行諸公好為之，宣忠待時日耳，不能為也。」²⁰

宣忠在死生之際堅決地拒絕了南明朝廷暗中提供的官職，認為自己身處險境，危在旦夕，已無法為國效力。這說明宣忠已有視死如歸的心理準備，還揭示出其死前仍保持超乎常人的理智，不讓一己利益凌駕家國利益之上，實非易事。

宣忠在審訊之際，寧死不屈，衙役「捶其膝至碎」，宣忠仍不跪，受以酷刑猶「在獄整衿端坐臨帖」，²¹決不降志辱身。順治四年(1647)三月臨刑，宣忠被押往刑場，路上意氣壯烈，毫無懼色，大義凜然道：「大丈夫不能為國家做些事，即今死猶後。」²²還不時對眾人喊道：「今日乃大明義士報國之日，諸君何不一觀乎？」²³臨命呼曰：「今日可以報先皇帝矣！」²⁴充分體現出其未曾動搖的報國之志，遂慷慨就義，年僅二十三歲。²⁵其〈絕命詩〉云：「日月黯墨不可得，天地流泛誰敢(為)撐」，²⁶可見至死仍不喪其節。

侄子宣忠死後，晚村「幼素有咯血疾，方亮功之亡，一嘔數升，幾絕」，²⁷淒愴至極，曾以〈手錄從子諒功遺稿〉表達悲傷，詩曰：「比向當年一半遺，書成涕淚欲何為。甲申以後山河盡，留得江南幾句詩。」²⁸甲申(1644)國變後，

²⁰ 查繼佐：〈諸生挂扶義將軍印呂子傳〉，頁61。

²¹ 高承埏〈自靖錄考略〉云：「從吳易起兵，擢總兵，兵敗，已為僧，匿洞庭山中。既而被執，慷慨不屈，令捶其膝至碎，必不跪。在獄整衿端坐臨帖。」轉引自《呂留良全集》，第3冊，頁60。

²² 查繼佐：〈諸生挂扶義將軍印呂子傳〉，頁61。

²³ 高承埏：〈自靖錄考略〉，頁60。

²⁴ 溫睿臨：〈呂宣忠傳〉，轉引自《呂留良全集》，第3冊，頁60。

²⁵ 嚴鴻逵《釋略》云：「諒功，諱宣忠。乙酉，授扶義將軍之命。丁亥，致命於杭。」轉引自《呂留良全集》，第3冊，頁58。

²⁶ 高承埏：〈自靖錄考略〉，頁60。

²⁷ 呂葆中：〈行略〉，載《呂晚村先生文集·附錄》，收入《呂留良全集》，第2冊，頁866。

²⁸ 呂留良：〈手錄從子諒功遺稿〉，載《何求老人殘稿》卷1，收入《呂留良全集》，第3冊，頁58。

殘山剩水，逝者的遺稿斷句成為生者的情感憑弔，宣忠之隕歿，晚村無日忘之，手錄殘書不禁涕淚縱橫。時間的推移未能減輕晚村的精神苦痛，宣忠殉身一事，深嵌其記憶深處，康熙十七年(1678)，事隔三十一年，晚村〈戊午一日示諸子〉云：「使以辱身苟活者為賢而慶之，將置夫年不滿三十、義不顧門戶、斷脰飛首以遂其志義者於何地也？」²⁹ 警惕易代倖存者萬不能淡忘殉國的年少義士，「年不滿三十」者，當包含對宣忠的深沉哀悼。

(三) 呂願良家破人亡

宣忠父親呂願良，平生廣結良緣，早年生活寬裕，於崇禎十一年(1638)，集結江、浙十餘郡共一千多人，成立澄社。呂留良自幼失怙，由其三兄呂願良夫婦撫養成人。順治元年(1644)五月，願良任史可法軍前贊畫推官。南明弘光時期，願良曾驅馳江上，抗擊清軍。然抗清事敗，惟臥病鄉里，杜門絕客。順治四年，其子宣忠為國殉難，願良悲慟不已，後來賦〈奠亡兒〉三首，詩云：

欲設西河奠，珠傾等瀉盆。
不教兒祭我，竟似祖為孫。
闕事人誰繼，荒埋草滿門。
三年無一祭，春旨向空園。(其一)

翁貧無可薦，減膳一相將。
菓是園中摘，酒從槽裡量。
燈前少弟拜，紙上有魂香。
未死孤跡在，猶能瀝數觴。(其二)

親老無人侍，相扶伯叔間。
久貧知客少，常病得身閒。
棲息才容足，飢寒未損顏。
吾兒應不死，猶望夢中還。(其三)³⁰

²⁹ 呂留良：〈戊午一日示諸子〉，載《呂晚村先生文集》卷8，收入《呂留良全集》，第1冊，頁256。

³⁰ 呂願良：〈奠亡兒〉，載《天放翁集》，此書藏於上海圖書館，筆者暫無法披閱，轉引自《呂留良全集》，第3冊，頁64。

第一首述願良欲為兒子設祭，³¹惟白頭人祭黑頭人，淚珠難免瀉下盆子；兒子殉難，「闕事人誰繼」，感嘆自己離世後，誰來祭宣忠？誰來祭我呢？故云「荒埋草滿門」，料想家族墳地雜草叢生，道盡絕嗣之苦。

第二首寫家境貧苦，祭祀用的酒食不得不因陋就簡，前來拜祭的人亦少，暗示只有老父在此，場面格外悲涼、蕭索；兒子早赴黃泉，願良孤獨一人向亡魂奠酒。

第三首說自己絕嗣之後，貧病交侵，鮮有人探望照料，過著棲僅容足、食不果腹的日子。此詩對句「相扶伯叔間」、「常病得身間」、「飢寒未損顏」都從正向收結，略有安慰兒魂之意，亦勉勵自己遭逢巨變仍要勇敢存活下去，然強作歡顏的背後有無盡的辛酸。尾聯「吾兒應不死，猶望夢中還」，父親對於骨肉喪失一事難以置信，不禁渴望夢中兒子重回人間。

三首詩從祭祀、悼念亡兒等方面書寫老父難以磨滅的心靈創傷，沉痛可感，猶如王戎(234–305)喪兒，悲不自勝。

有見及此，人勸願良再生兒，願良〈謝友人勸生兒〉答曰：「殷勤慰勸願生兒，有子還須教誨之。直欲教兒何所似，盈盈雙眼淚如絲。」³²無真情實感，難道此語，可謂字字血淚。國破家亡，世道失序，作者陷於兩難，於宗法社會「無後為大」，但天翻地覆之際，若再生兒子，要怎樣教誨他？教他盡義守仁、奮力抗清，豈不重蹈宣忠為國犧牲的覆轍？教他趨利避害、苟且偷生，難道不會違反他信奉的仁義之道？在易代巨輪之下，作者無力抗衡命數，遂無奈宣示：避免害兒，避免違己，寧願絕嗣。

晚村深知願良的內心悲痛，於順治六年(1649)，以立傳之筆寫〈季臣兄臥病欲荒園〉四首，詩云：

³¹ 詩中「西河」，用《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其子死，哭之失明」之典，表達喪子之痛，見司馬遷撰，裴駢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卷67，頁2203；亦疑用《史記·孔子世家》「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之典，一語雙關地帶出兒子守衛國土之志，見《史記》，卷47，頁1924。

³² 呂願良：〈謝友人勸生兒〉，載《天放翁集》，轉引自《呂留良全集》，第3冊，頁42。

一池橫截小橋通，屈曲危欄倚放翁。兄自號天放翁。
客散自從金盡後，夢歸嘗在酒醒中。
孤雪擁樹烏頭白，落日啣山鶴頂紅。
便可此間輕負俗，閉關羞說出門功。（其一）

兄弟聯翩逕一門，當時佳麗友芳園。兩伯祖與祖園亘為一，榜曰「友芳」。
那看荊棘銅駝影，又哭冬青杜宇魂。
祖父豈知新室臘，兒童還記義熙元。
殘身直與天心近，躑躅吞聲不敢言。（其二）

池上草堂新水生，靜容閣畔喚流鶯。水生草堂、靜容閣，園中北岸。
十年臺榭渾春夢，三月風花抵太平。
夾道曉星懷北闕，橫江夜雨想南京。兄以徵辟，兩人燕都。弘光時，驅馳江上。
孤臣剩有汎瀾淚，臥聽悲笳時一傾。（其三）

三徑從今便欲荒，翳然林木近濠梁。翳然閣，在南岸。
天涯戰伐聞人說，海內仇讎舉世忘。
畫壁自摹真故土，酒杯才放即他鄉。
可憐老令饑驅使，強向人間乞稻粱。（其四）³³

第一首述願良嘗散盡萬金救國，事敗後閉關，唯寄身造化，尋求慰藉，時而獨倚危欄，看孤雪擁樹、落日殘照。「烏頭白」可理解為景語，與「鶴頂紅」構成工對，色彩對比強烈，畫面凄美；此詞亦讓我們聯想到燕太子丹（?-226 B.C.E.）從秦歸來之典實，³⁴或是揭示願良於戰後脫離險境的現實；然成功歸來的倖存者如兄弟二人，對於死難者、奮戰不懈者，尤其是宣忠，難免有愧，故云「閉關羞

³³ 呂留良：〈季臣兄臥病欲荒園〉，載《何求老人殘稿》卷1，收入《呂留良全集》，第3冊，頁41。

³⁴ 《論衡·感虛篇》：「燕太子丹朝於秦，不得去，從秦王求歸。秦王執留之，與之誓曰：『使日再中，天雨粟，令烏白頭，馬生角，廚門木象生肉足，乃得歸。』當此之時，天地祐之，日為再中，天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廚門木象生肉足。秦王以為聖，乃歸之。」見王充撰，黃暉校釋：《論衡校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卷5，頁225-26。

說出門功」。憶及疇昔，戰亂中孰去孰留、孰生孰死由誰定奪？彼此些微的行動差異或導致截然不同的結果，甚至一瞬間生死殊途。「夢歸嘗在酒醒中」，家國支離破碎，飲罷之歸夢那麼的不真實。

第二首驅遣明清之際常見典故，用抒兄弟國變之恨。喪亂之後，滿目銅駝荊棘，³⁵一片瘡痍，料想埋葬冬青樹下之先帝（宋帝代指明帝），³⁶化成杜宇悲啼。王莽（45 B.C.E.—23 C.E.）盜襲帝位，號曰新室（喻清），³⁷然新室曆法得不到漢人承認。³⁸詩云：「豈知新室臘」，明遺民仍沿用明朝曆法，揭示清朝曆法與代表的政權不具有「合法性」。「兒童」，或泛指一代遺民（亦能指宣忠），縱使眷懷「義熙」之朝（東晉年號喻明），³⁹但亡國典故之前置，意味著在抗清勢力日漸疲弱的情況下，他們對於南明政權的存活不甚樂觀。「躑躅吞聲不敢言」，兄弟二人不得不吞聲忍氣，「不敢」，指意欲吶喊卻不得不壓抑的情狀，詩人與臥病之願良（殘身）相對無言，多少的悲憤與無奈深蘊其中。

³⁵ 《晉書·索靖傳》：「惠帝即位，賜爵關內侯。靖有先識遠量，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荊棘中耳。』」見房玄齡等撰：《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60，頁1648。

³⁶ 章祖程〈夢中作序〉：「元兵破宋，河西僧楊勝吉祥行軍有功，因得於杭置江淮諸路釋教都總統，所以管轄諸路僧人，時號楊總統。盡發越上宋諸帝山陵，取其骨渡浙江，築塔于宋內朝舊址。其餘骸骨棄草莽中，人莫敢收。適先生與同舍生鄭樸翁等數人在越上，痛憤乃不能已。遂相率為采藥者，至陵上以草囊拾而收之。又聞理宗顱骨為北軍投湖水中，因以錢購漁者求之，幸一網而得。乃盛二函，託言佛經，葬于越山，且種冬青樹識之。」見林景熙著，章祖程注，陳增傑補注：《林景熙集補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上冊，卷3，頁317。

³⁷ 《漢書·律曆志》：「王莽居攝，盜襲帝位，竊號曰新室。」見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卷21，頁1024。

³⁸ 《後漢書·郭陳列傳》：「時三子參、豐、欽皆在位，乃悉令解官，父子相與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其後莽復徵咸，遂稱病篤。」見范曄撰，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卷46，頁1548。（筆者按：晚村此一表述，也許受牧齋〈歲晚過茂之見架上殘帙有感再次申字韻〉影響，詩云：「先祖豈知王氏臘，胡兒不解漢家春」，見《牧齋有學集》，卷1，頁41）。

³⁹ 《宋書·陶潛傳》：「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見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93，頁2288—89。

第三首，俞國林根據詩注之「徵辟」、「燕都」，考出本事，⁴⁰詩中的今昔對照，確實讓我們聯想到相關事跡。晚村〈東皋遺選序〉曰：「自萬曆中，卿大夫以門戶聲氣為事，天下化之。士爭為社，而以復社為東林之宗子，咸以其社屬焉。自江淮訖於浙，一大淵藪也。浙之社不一，皆郡邑自為。其合十餘郡為徵會者，莫盛吾兄季臣與諸子所主之澄社……。己卯以後，季臣應徵辟，詣京師，不復徵會四方。」⁴¹憶述願良如何主一時壇坫、開一代風氣，極盡文采風流。晚村將其跌宕一生譜進尺幅詩歌，先寫願良在江浙地區結社盟友，四方和者甚眾，盛極一時；然世事悠悠，俱往矣，「孤臣剩有洿瀾淚，臥聽悲笳時一傾」，今願良因病臥牀，夜不能寐，一邊流著孤臣之淚，一邊忍聽胡笳之聲（象徵異族侵擾），於曉星之下懷念象徵著昔日皇權的北闕，於夜雨之時進憶南京盛況，但身軀之病與家國之病互為表裡，深感世運交迭，宿疾難癒，有淚如傾。

第四首寫願良的悲涼遭遇。江山淪陷，庭園三徑欲荒，空餘翳然林木，恰似精神家園的失落。「天涯戰伐聞人說，海內仇讎舉世忘」，出句似指殘餘的抗清勢力，南明部隊雖然處於弱勢，但一息尚存，意味著明朝未真正的滅亡，因此對句控訴不少明朝故民無意雪恥復仇，選擇淡忘歷史，安於異族統治。「畫壁自摹真故土，酒杯才放即他鄉」，願良沉痾綿悵，無奈避世，在牆壁上畫故土，借酒醉遙想故鄉，以一剎那美好的想像填補內心的失落。「可憐老令饑驅使，強向人間乞稻粱」，尾聯脫胎自陶淵明（約365—427）〈乞食詩〉，⁴²揭示願良晚年於貧困中圖苟活，不得不放下尊嚴以乞食求生，往昔家境優渥、詩酒風流之翩翩公子，淪落一至於斯。

俞國林云：「南明亡，季臣卜居鄉里，臥病支離。所謂病者，不只尋常生理之疾也，季臣〈家人問疾〉詩有『吾病繇來遠，汝曹那得知。難消花下淚，不盡枕邊詩』云云，是病亦復含亡國之恨也哉。」⁴³憂能傷人，順治八年（1651），願良於貧病中離逝。據張履祥（1611—1674）〈言行見聞錄〉記載：

⁴⁰ 詳見《呂留良全集》，第3冊，頁43「箋釋」。

⁴¹ 呂留良：〈東皋遺選序〉，載《呂晚村先生文集》卷5，收入《呂留良全集》，第1冊，頁160。

⁴² 詩云：「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主人解余意，遺贈豈虛來？談諧終日夕，觴至輒傾杯。情欣新知勸，言詠遂賦詩。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銜戢知何謝，冥報以相貽。」陶淵明：〈乞食〉，收入陶淵明著，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48。

⁴³ 《呂留良全集》，第3冊，頁43「箋釋」。

崇德呂□□兄子(亮功)被禍以死，家破，□□與其同母兄(念恭，名瞿良)各割田百畝，養其兄。兄死，嘗立嗣，久不克葬，主亦不立，不得祀者十有九年。兄子之棺在荊棘，幾不可問。□□憫焉，葬其兄嫂，求兄子及兄子之婦之棺附焉。由是四喪得歸泉壤，始為作主，使一子嗣之，主其祭祀墳墓。⁴⁴

「□□」被塗黑，指的就是晚村。巢覆卵破，願良及家人之身後事拖沓十九年，未入葬的棺槨已荊棘叢生。晚村決定主理喪事，將願良一家人廟，門庭之寥落，可以想見。此後，晚村念其家門無嗣，將自己一個孫子繼給侄兒宣忠為後，⁴⁵以慰願良在天之靈。

孫爽(1614–1652)嘗救援願良之子宣忠，惜事敗，⁴⁶對於呂氏家難深表同情，其〈天放翁集序〉概括了願良悲痛的一生：「生望族，當其盛時，園田第宅之繁侈，童僕賓客之雜遝，舟車歌管之麗都……。今者敗竈無煤，沉疴入骨，粒粟尺薪，皆向人請乞乃得，不則飢腸如雷矣。無食無兒，荒涼迫促，不勝其苦……。平生以好施得貧，以驅馳王事致疾，以忠烈覆巢隕厥子」，⁴⁷世變滄桑，錦衣玉食、紙醉金迷的生活化為烏有，出生望族的願良遭此厄運，從此過著斷糧絕後、病榻纏綿的日子，標誌著大時代下一個門族的沒落。

順治九年(1652)，晚村以〈友人示與季臣兄倡和稿感賦〉追悼願良：

故人惠示論交詩，長跪讀之雙淚垂。

宿草友生猶痛哭，連枝兄弟忍相思。

十年游俠千金盡，九世仇讎一劍知。

為問門前車馬客，還能杯酒憶當時。兄破家結客，坐上嘗滿。及難，舟過所最厚者，麾之亟去。病甚，無一顧也。⁴⁸

⁴⁴ 張履祥：〈言行見聞錄〉，收入張履祥撰，姚璉輯，萬斛泉編次：《重訂楊園先生全集》（清同治十年〔1871〕辛未江蘇書局刊本），卷33，頁32b。

⁴⁵ 呂葆中云：「……以孫懿緒繼亮功後，曰：『吾以報三兄撫養，因亦使吾之子孫得以復奉本生繁昌公祀也。』」見呂葆中：〈行略〉，頁867。

⁴⁶ 高字泰〈雪交亭正氣錄〉云：「及君牧敗，宣被執。解至浙撫蕭起元。孩爽入謁起元，言宣為己弟子，百口保之。起元曰：『若何保作賊者。』爽正色曰：『宣起義，非作賊也。』起元怒，箠四十，而殺宣。」轉引自《呂留良全集》，第3冊，頁59–60。

⁴⁷ 孫爽：〈天放翁集序〉，轉引自《呂留良全集》，第3冊，頁45–46。

⁴⁸ 呂留良：〈友人示與季臣兄倡和稿感賦〉，載《何求老人殘稿》卷1，收入《呂留良全集》，第3冊，頁109。

晚村書寫對亡兄的思念之外，還披露願良侘傺之時，那些受惠於他的友朋不曾伸出援手之事。願良昔日俠義心腸，急人之難；今日千金散盡，車馬客去，乃至病危之際，無一顧也。對此，晚村深感世態炎涼，共患難者何其少也，不勝唏噓。

本文梳理呂氏家難的歷史背景與事件細節，印證了牧齋〈呂季臣詩序〉所說非虛，有助我們深究〈呂留侯字說〉之寓意。

三、雙重寓意：〈呂留侯字說〉之諷與勸

事實上，盛於宋代的「字說」（對人名字的解說）文體有「道德訓誡」之作用，⁴⁹非率爾成章之體。直到明代，文人寫作仍保存此一傳統，⁵⁰明清之際的字說文獻不在少數，其言外之意值得深究。筆者按意脈將牧齋〈呂留侯字說〉分為四個段落，隨文加上注釋，並考證相關文獻，延伸解讀。

（一）暗示名不副實

〈呂留侯字說〉第一段云：

崇德呂子留良，請更其字於余，余字之曰留侯。昔者司馬長卿慕藺相如之為人，名曰相如。⁵¹長卿之為詞賦，合綦組，列錦繡，顧能希風折節，自附于藺相如，可謂有志矣。其生平馳逐於富貴功名，⁵²晚而自託慢世，所慕於藺相如者，徒以名而已矣。

留侯者誰？張良也，字子房，漢建立後，獲封留侯，諡號文成。據《史記·留侯世家》記載，張良是韓人，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韓為秦滅，張良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

⁴⁹ 劉成國指出字說文體通常「引經據典，解釋、說明所取名、字之意義，或就此抒發議論，闡述道德規範、人生哲理；最後則寓以警戒、勉勵之意」。見劉成國：〈宋代字說考論〉，《文學遺產》2013年第6期，頁72。

⁵⁰ 遲媛方指出明代字說文體有「寓以勉勵與警戒」之功能，見遲媛方：〈明代「字說」文體研究〉，《山東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5期，頁50。

⁵¹ 〈司馬相如列傳〉：「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見《史記》，卷117，頁2999。

⁵² 〈司馬相如列傳〉：「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同上注，頁3001。

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之故。張良東遇倉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與力士於博浪沙中狙擊秦帝，惜誤中副車。事敗，張良躲匿下邳，巧遇圯上老人黃石公，張良忍辱取履，虛心受教。黃石公心忻然悅，授予《太公兵法》，曰讀此可為帝王師。其後，張良輔漢滅秦，為劉邦獻策，佐漢開國。劉邦大封功臣，封張良三萬戶，張良推辭。劉邦晚年，張良對他說：「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遂遠事避禍，遁世歸隱。⁵³觀其一生，誓報國仇見忠義，輔佐劉邦見韜略，堪稱智勇雙全；更難得的是，張良於人生得意之際諳斂藏、知進退，選擇託跡仙家，全身而退。

張良幾乎完美的政治生涯，為後世文士欽慕不已，而其「五世相韓」的忠義形象，於明清之際，更有特殊意涵。嚴志雄《錢謙益〈病榻消寒雜咏〉論釋》敏銳地注意到牧齋與王時敏（煙客，1592–1680）詩文交際中，屢以「張良」之典實傳達微言，指出「明亡以後，王煙客為維繫王錫爵所傳家業、承繼王家之斯文傳統費盡心思。今『定陵老史官』錢謙益以『史法』將其家族歷史結合忠孝之價值觀大書特書，且將之形容為一家族、一社群乃至一地生生不息之力量泉源，不啻為王氏覓得於歷史記憶中之理想意欲形象（ideal, intended image），上可接續王文肅之相業垂光，下可世代傳家」。⁵⁴揭示牧齋在交際贈答的詩文中，筆底下之張良「古典」與眼前之「今事」每有交錯疊映。

牧齋詩文，向稱隱奧，字面之下，潛藏深意，〈呂留侯字說〉固有勸勉晚村之意，然勾連史事，隱然有微言焉。甲申國變，晚村曾參與抗清活動，柯崇樸〈呂晚村先生行狀〉云：「甲申之變，曾未弱冠，即自哀憤，散金結客，備嘗艱苦」，⁵⁵仗義疏財，矢志復明。晚村〈後耦耕詩〉其一云：「箭瘢入骨陰還痛，舌血濺衣洗更新」，⁵⁶其弟子嚴鴻逵（約1654–1730）《釋略》釋之曰：「子自言左股曾中箭，遇天雨輒痛」，⁵⁷其肉身創傷應是武力抗清所致。

⁵³ 所述張良生平參《史記·留侯世家》，見《史記》，卷55，頁2033–49。

⁵⁴ 嚴志雄：《錢謙益〈病榻消寒雜咏〉論釋》，頁221。

⁵⁵ 柯崇樸：〈呂晚村先生行狀〉，載《呂晚村先生文集·附錄》，收入《呂留良全集》，第2冊，頁876。

⁵⁶ 呂留良：〈後耦耕詩〉，載《何求老人殘稿》卷3，收入《呂留良全集》，第4冊，頁521。

⁵⁷ 嚴鴻逵：《釋略》，轉引自《呂留良全集》，第4冊，頁523「箋釋」。

晚村不遺餘力為復明大業奔走，然時窮節乃見，〈呂晚村先生行狀〉云：「癸巳始出就試，為邑諸生，每試輒冠軍，聲譽籍甚。」⁵⁸ 順治十年(1653) 癸巳，嚴守遺民矩矱之晚村，抵不住利益的誘惑，參加清廷考試，此前英名，毀於一旦。從晚村詩文得知，為邑諸生一事，成為畢生隱痛。其〈過西錦董雨舟次太沖韻〉云：「艱難鹵莽通盤算，始悔從前下子差」，⁵⁹ 一子之錯，滿盤落索；其〈喜高辰四至遂送之閩〉其二云：「失腳下磯今欲返，船過為報富春漁」；⁶⁰ 其〈耦耕詩〉其二云：「誰教失腳下漁磯，心跡年年處處違」；⁶¹ 其〈衡陽周令公同孟舉過村莊小飲贈句次韻奉酬〉其二云：「不愛輕肥猶失腳，他年馬上笑吳雲」。⁶² 晚村屢以「失腳」喻誤踏歧途，愧疚之情，溢於言表。此一悔恨，是學界論晚村常涉及到的，⁶³ 筆者不贅。

曾經的抗清義士，而今的政治立場開始搖擺，晚村前後不一的取向，牧齋看在眼裡。〈呂留侯字說〉成於順治十八年，時晚村已變節，牧齋以標誌忠義的「留侯」二字贈之，固有勸勉之意，然晚村大節有污，得此「名不副實」的表揚，應愧不敢當。

需要強調，牧齋雖曾變節，但不妨礙其藉著文章鍛鍊出「明遺民性」的話語。⁶⁴ 觀其入清後的詩文集，不乏稱道抗清義士、斥責奸佞之內容，我們不能因為其不得已的政治抉擇而抹煞、否定其對他人的道德判斷。而且，牧齋於順治五年(1648)因牽涉黃毓祺(1579–1649)造反之案而繫獄金陵，⁶⁵ 此事令牧齋

⁵⁸ 柯崇樸：〈呂晚村先生行狀〉，頁876。

⁵⁹ 呂留良：〈過西錦董雨舟次太沖韻〉，載《何求老人殘稿》卷2，收入《呂留良全集》，第3冊，頁271。

⁶⁰ 呂留良：〈喜高辰四至遂送之閩〉，載《何求老人殘稿》卷2，收入《呂留良全集》，第3冊，頁440。

⁶¹ 呂留良：〈耦耕詩〉，載《何求老人殘稿》卷2，收入《呂留良全集》，第3冊，頁443。

⁶² 呂留良：〈衡陽周令公同孟舉過村莊小飲贈句次韻奉酬〉，載《何求老人殘稿》卷5，收入《呂留良全集》，第4冊，頁911。

⁶³ 如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320；楊念群：《何處是「江南」：清朝正統觀的確立與士林精神世界的變異》（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年），頁111–15。

⁶⁴ 嚴志雄認為，錢牧齋行止及其歷史評價上雖被定位為「貳臣」，但無妨其文本中展現的遺民情感，參Lawrence C. H. Yim, *The Poet-historian Qian Qianyi*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p. 1–10。

⁶⁵ 方良：《錢謙益年譜》，頁147。

獲得遺民如林古度(茂之, 1580–1666)等人的同情。⁶⁶更何況寫作〈呂留侯字說〉時年屆八十的牧齋, 已辭任官職十五年,⁶⁷守住晚節, 對於後輩三十三歲的晚村之行為, 有一定的發言權利。

〈呂留侯字說〉如綿裡藏針, 藉司馬相如(長卿, 約179–118 B.C.E.)之事囑咐後輩晚村。長卿仰慕藺相如(生卒年不詳)為人, 故名「相如」, 然而, 長卿有文無行, 穢跡惡聲, 三尺之童皆能知, 故牧齋云「其生平馳逐於富貴功名, 晚而自託慢世, 所慕於藺相如者, 徒以名而已矣」, 此句非沿襲《史記》, 是直接的道德譴責, 批評長卿是言行不一、名不副實的偽君子。

明清鼎革, 晚村變節, 牧齋卻以「留侯光環」加諸有道德瑕疵的晚村頭上, 於「定陵老史官」筆底, 是否又催生了一個名不副實的文士? 這說明了黃嗣艾〈呂晚村傳〉「殆取圯橋授書老人而鍼砭先生之短也歟」之判斷, 有一定的道理。牧齋彷彿扮演著睿智而老練的歷史判官, 以春秋曲筆, 暗示長卿、晚村古今雖有殊, 但同樣有道德瑕疵, 所謂「先生之短也」。晚村此一羞事, 經牧齋精心佈置, 被銘刻於文辭的論斷之中, 只是後人多習而不察。

其實長卿與晚村有本質上的差別, 前者「主動」比附藺相如之名, 後者「被動」冠以留侯之名, 姿態之高低迥異。相比起長卿, 晚村無欺世盜名之意圖, 或者亦知污點難除, 不敢高調自比俊賢義士。晚村求字於文壇祭酒, 內心不免殷切期盼, 猝不及防承受此「名不副實」的微言。此一落差, 揭示牧齋之晦言隱語, 指向要害, 委實老辣。我們不妨猜想,⁶⁸二人對談當下, 因變節而理虧的晚村在耄耋老人面前有點心虛, 時間彷彿定格在那一尷尬情境, 晚村陷入難堪、難辯之窘局, 不無羞赧。筆者遍翻晚村文集, 得知晚村往後不復提及此事, 非但沒採用「留侯」之字, 其後裔也不曾提及此字, 或能從文獻學的角度印證了其迴避的心理。

⁶⁶ 錢謙益云:「戊子歲, 余羈囚金陵, 乳山道士林茂之, 偃行相慰問。桐、皖間遺民盛集陶、何寤明亦時過從, 相與循故宮, 踏落葉, 悲歌相和, 既而相泣, 忘其身為楚囚也。」錢謙益:〈新安方氏伯仲詩序〉, 收入《牧齋有學集》, 卷20, 頁843。

⁶⁷ 牧齋於1646年稱疾乞歸, 清廷放行, 見方良:《錢謙益年譜》, 頁135–36。

⁶⁸ 余英時之說提醒我們, 為了展現立體的歷史圖景, 偶而在文獻基礎上設想人物的內心世界有其意義:「而《別傳》〔《柳如是別傳》〕則不但是一座已完成的樓宇, 而且其中住滿了人。更重要的, 樓宇中人一個個都生命力充沛, 各依不同的性格而活動。陳寅恪之能重建這樣一個有血有淚的人間世界則不是依靠考據的功夫。他的憑藉是什麼呢? 一言以蔽之, 是歷史的想像力。……這種想像力當然不是胡思亂想; 它是基於史家對於人性和人世的內在面所具有的深刻瞭解, 因此它必須深入異代人物的內心活動之中而與之發生共鳴。」見余英時:〈試述陳寅恪的史學三變〉, 《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998年), 頁371。

(二) 勸勉名實相副

〈呂留侯字說〉第二段云：

呂子起家布衣，足跡不出閭里，非有如子房五世相韓，破產結客，⁶⁹東見倉海君，震動天地之事。⁷⁰今呂子名曰留良，則已兼子房之名與號而有之，余又字之曰留侯。呂子之於子房，何啻長卿之慕相如而已乎？

牧齋懂得拿捏分寸，故文章點到即止，轉而砥礪晚村「何啻長卿之慕相如而已乎」，有期許之意。牧齋曰：「呂子起家布衣，足跡不出閭里，非有如子房五世相韓」，晚村非如張良出身功臣世家，有「五世相韓」之顯赫背景，然呂留良之「留」契合「留」侯之號，「良」吻合張「良」之名，所謂「兼子房之名與號而有之」，故牧齋名之「留侯」。兼取形音，再進一步賦義，固是更字之一技，然對此若僅作形音巧合的理解，或忽視了文壇祭酒經營字說文章之習性，⁷¹加上字說文體之傳統寓含「警戒、勉勵」作用，我們不妨作深一層次的解讀。牧齋為何特意以張良勸勉晚村實現名實相副呢？其實他將晚村類比張良，除了形音因素，還有「古典」與「今事」之間的交錯因素；牧齋雖沒明說，但揆諸史事，可得窺見。

晚村家族縱非如張良家族般為故國五王竭忠效勞，但明清易代，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誠如牧齋〈呂季臣詩序〉所說，晚村侄子宣忠「骨騰肉飛，不幸而早死」，國變勇於蹈義，奮不顧命；晚村三哥願良「覆巢破卵，命如懸絲，創鉅痛深，形銷骨折，纏綿淹頓，然後即死」，歷盡骨肉喪失、貧病交攻之苦。呂氏父子二人皆為抗清付出沉重代價，此家族抗清事件與張良抗秦歷史交錯疊映而具有可比性，晚村對於張良自有共鳴，故〈呂留侯字說〉第三段云：「〔晚村〕其於子房，固有曠世而相感者。」

⁶⁹ 《史記·留侯世家》：「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僅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史記》，卷55，頁2033。

⁷⁰ 《史記·留侯世家》：「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為張良故也。」同上注，頁2034。

⁷¹ 錢謙益《有學集》為他人起字之文，共四篇，包括〈呂留侯字說〉、〈黃扶木字說〉、〈福先五子字辭〉、〈遵王四子字敘〉，每篇都引經據典，寓意深刻，非率爾操觚，參《牧齋有學集》，卷50，頁1645-50。以文體視角研究錢謙益對字說文章之繼承與開拓，以及其言外寓意，宜乎另闢一文，俟諸來日。

本文箋釋文獻，刻劃呂家事跡，旨在為〈呂留侯字說〉的詮釋提供一個可能性。牧齋曲折地借司馬相如之卑劣映射晚村之變節，暗示兩人的道德追求未能貫徹始終，辜負世人期望，未免名不副實。晚村家族抗清事件與張良抗秦歷史有相似之處，故牧齋藉張良之舉勸勉晚村站定腳跟，同時曲筆提醒晚村，其侄子、胞兄不遺餘力抗清，相繼殉難、離逝；二人生前受過煎熬，死後門庭寥落，此家族仇恨未報，晚村卻投靠施害者，應有愧於心。此當是黃嗣艾〈呂晚村傳〉所指的牧齋「鍼砭先生之短也」。可見牧齋藉著「留侯」之名，一方面提醒晚村若擔當此名恐怕名不副實，另一方面勸勉晚村往後為實現名實相副而努力。

要言之，牧齋筆底下「留侯」之名，在縱向（古事）與橫向（時事）的交錯脈絡下蘊含著正（勸）反（諷）兩面的雙重寓意，充滿張力，兩者看似相悖，實則相成。這種雙面意涵可以相互轉化的辨證層次，飽滿而立體地呈現晚村的家世背景與政治選擇。文中張良此一「古典」與晚村此一「今事」之交錯契合，在明清易代特殊的歷史背景下，稱得上是因時因地因人的量身定做，曲盡其妙，充分體現出牧齋老人的苦心孤詣。而且，這種曲折的寫作策略，在牧齋作品不止一次出現，⁷²我們不可草草輕視，應致力探索文辭下的意義層次，代之發皇心曲。

此一文本從撰成至今，不同學人如黃嗣艾、俞國林、白一瑾、筆者對它都有不同的詮釋視界，說明〈呂留侯字說〉本身具有多義性、歧義性、不確定性，一旦牽涉到古人曲折幽微的心事，孰是孰非難有真實與否的判斷選項，只有相對可能的情理推測，這是「心態史」研究的難處，亦是其可作多元詮釋的魅力所在。既然如此，筆者在梳理文獻時已將各種闡釋的可能性都展示出來，並試圖為之建構出合乎情理之論述，打開一個更為深廣的解讀視野，不失為有益之嘗試耶？

四、〈呂留侯字說〉之自我剖白

牧齋曲筆諷勸晚村，有意或無意地觸發內心隱痛，遂在〈呂留侯字說〉文中切換主體位置剖白，借太白篇什、子房事跡，抒發身世悲慨，尋求精神寬慰。在此節，筆者嘗試將〈呂留侯字說〉融入明清之際的時代脈絡，鉤沉與細讀相關文獻，補充言外細節，旨在呈現牧齋入清前後不同的生命情境。

⁷² 牧齋作品有暗中諷喻的傾向，嚴志雄考證出牧齋〈和徐禎起〉一首，囑禎起述明清之際史事，須嚴守《春秋》夷夏之辨，尊明攘清；〈簡侯研德并示記原〉一首，勉勵研德有所作為，莫忘其伯侯峒曾、其父侯岐曾抗清死節。參嚴志雄：〈典午陽秋、休聽暇豫——朝鮮文士南九萬所述錢謙益詩考論〉，《牧齋初論集——詩文、生命、身後名》（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8年），頁397–423。

(一) 藉李白抒懷寫恨

〈呂留侯字說〉第三段云：

吾每讀李太白詩，至下邳懷古之篇，輒為流涕感歎。沉冥杯酒，能以片言脫郭令公，定天寶中興之事。「張良未遂赤松志，橋邊黃石知我心。」宜其落落自負如此也。呂子搖筆為歌詩，師承太白，其於子房，固有曠世而相感者。余之更其字也，竊有望焉。

牧齋認為晚村詩得李白之遺，乃借題發揮。牧齋所引之詩句，出自李白於安史之亂爆發後第二年(756，至德元載)⁷³所寫的〈扶風豪士歌〉。⁷⁴「扶風豪士」盛情款待李白，李白賦詩答謝，並抒發自己的懷抱。此詩情感飛揚，氣概不凡，前幾句寫戰亂後的慘況；中間寫豪士之意氣；最後激勵自己撫劍揚眉，為國家貢獻力量，不負豪士期許。此詩結句「張良未逐赤松去，橋邊黃石知我心」，乃反用有關張良的典實，強調自己不學張良那樣隨赤松子歸隱，因為國難當前，匹夫有責，豈能全身遠禍？此積極入世的政治志向，黃石公定能鑒察，充分體現出李白筆下的豪情壯志。

牧齋為何讀及相關詩作「輒為流涕感歎」？其實不難理解，他思及太白能以片言為郭子儀(令公，697–781)開脫，⁷⁵更以〈扶風豪士歌〉表達意欲復興天寶盛世之氣概，所謂「宜其落落自負如此也」，兩相對照，難免悲從中來，畢竟降清的身份，讓他不能如太白般狂傲地奢談江山。

⁷³ 李白著，詹鎰主編：《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年)，第2冊，第6卷，頁1036。

⁷⁴ 詩云：「洛陽三月飛胡沙，洛陽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撐如亂麻。我亦東奔向吳國(一作來奔溧溪上)，浮雲四塞道路賒。東方日出啼早鴉，城門人開掃落花。梧桐楊柳拂金井，來醉扶風豪士家。扶風豪士天下奇，意氣相傾山可移。作人不倚將軍勢，飲酒豈顧尚書期？雕盤綺食會眾客，吳歌趙舞香風吹。原嘗春陵六國時，開心寫意君所知。堂中各有三千士，明日報恩知是誰？撫長劍，一揚眉，清水白石何離離？脫吾帽，向君笑。飲君酒，為君吟。張良未逐赤松去，橋邊黃石知我心。」李白：〈扶風豪士歌〉，載《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第2冊，第6卷，頁1035–40。(筆者案：牧齋引述太白詩為「張良未遂赤松志，橋邊黃石知我心」，與原詩的「未逐」、「赤松去」稍異，可能是記憶或傳抄之誤)。

⁷⁵ 裴敬云：「客并州，識郭汾陽於行伍間，為免脫其刑責而獎重之。後汾陽以功成官爵請贖翰林，上許之，因免誅，其報也。」裴敬：〈翰林學士李公墓碑〉，載周紹良主編：《全唐文新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卷764，頁9091。

觀照牧齋詩文，可知他時常流露出因降清而衍生的自責思想。順治五年，牧齋六十七歲，⁷⁶其〈再次茂之他字韻〉其一云：「覆杯池畔忍重過，欲哭其如淚盡何！故鬼視今真恨晚，餘生較死不爭多。陶輪世界寧關我？針孔光陰莫羨他。遲暮將離無別語，好將髮白喻觀河。」⁷⁷降清帶來的悔疚感、罪惡感，令牧齋不斷提及「哭」、「淚」、「恨」、「死」等字眼，他更說道：「頻年洗面淚痕多」，⁷⁸乃向遺民林古度懺悔往事。同年，牧齋復見曹學佺（能始，1575–1646）為林古度所作壽序，不禁悼念亡友能始，於〈題曹能始壽林茂之六十序〉云：「能始為全人以去，三年之後，其藏血已化碧。而予也，楚囚越吟，連蹇不即死。予之眉目頰笑，臨流攬鏡，往往自憎自嘆，輒欲引而去之。而猶悵快能始知予之淺也，不亦愚而可笑哉！」⁷⁹對照能始的殉國，自愧不如，讓他攬鏡獨照，自憎自嘆。

順治十三年（1656），牧齋七十五歲，以〈答徐巨源書〉與遺民徐世溥（巨源，1608–1658）談寫作之道，文章曰：「自惟降辱殘軀，奄奄餘氣，仰慚數仞，俛愧七尺。郵筒往來，握筆伸紙，輒復淚漬于衽、汗浹于背。」牧齋愧疚交集，甚至握筆寫信時，自覺有負他人而「淚漬于衽、汗浹于背」，故文首直道「喪亂已後，忽復一紀，雖復刀塗血道，頻年萬死」，⁸⁰對於政治局勢嘆息不已。

順治十七年（1660），牧齋七十九歲，族弟錢君鴻（生卒年不詳）意欲設宴賀其八十大壽，牧齋〈與族弟君鴻論求免慶壽詩文書〉答曰：「少竊虛譽，長塵華貫，榮進敗名，艱危苟免。無一事可及生人，無一言可書冊府。瀕死不死，偷生得生。絳縣之吏不記其年，杏壇之杖久懸其脛。此天地間之不祥人」，⁸¹覺得壽則多辱，念及此前作為無益世道事功，為之愧疚、心戚，強調「今我之無可頌也，我猶知之，而子顧不知？」⁸²因此主動謝絕他人為自己準備的壽辭、筵席。

其他文獻亦披露出牧齋自責的面向，其壓在心頭的愧疚揮之不去。其〈與范眉生〉云：「草木餘年，偷生視息，殊以不死為愧。乃重辱知己記存，寵以名篇，

⁷⁶ 相關詩文繫年以方良《錢謙益年譜》為據，以下不再注明。

⁷⁷ 錢謙益：〈再次茂之他字韻〉，收入《牧齋有學集》，卷1，頁21。

⁷⁸ 錢謙益：〈次韻茂之戊子秋重晤有感之作〉，收入《牧齋有學集》，卷1，頁21。

⁷⁹ 錢謙益：〈題曹能始壽林茂之六十序〉，載《牧齋外集》卷25，收入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牧齋雜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844。

⁸⁰ 錢謙益：〈答徐巨源書〉，收入《牧齋有學集》，卷38，頁1312。

⁸¹ 錢謙益：〈與族弟君鴻論求免慶壽詩文書〉，收入《牧齋有學集》，卷39，頁1340。

⁸² 同上注。

侑以嘉貺，深荷錯刀之贈，而愧無瓊英之報」，⁸³友朋之贈言，他每視作施捨、恩賜，心中的自卑感隱然流露，大抵因為國變後「不死為愧」。其〈十月望日西山掃墓過孟芳故居慨然有作〉云：「羨爾先知逃劫外，悔予後死羈塵中」，⁸⁴劫後倖存，但代價是在塵網中掙扎，反而羨慕他人早歸道山。

這些苦果自食的描寫，揭示牧齋降清以後，長期以來內心所積壓的罪咎感。⁸⁵明乎此，就能夠理解牧齋誦及李白詩而「流涕感歎」的原因。太白豪氣干天，自信干涉世運，牧齋則活在降清的陰影之中，即便有用世之志、抗清之念，亦不敢自吹自擂，更何況活在動輒得咎、「自我壓抑」的時代。⁸⁶此一鮮明對照，讓牧齋既欽慕太白之豪興，又為其無力扭轉現實而感到沮喪，故於字裡行間抒懷寫恨，瀰漫著作者的抒情主體。

（二）牧齋晚年好談子房

〈呂留侯字說〉第四段云：

蘇子言「江左諸人，好談子房、季札。」余老矣，江左習氣，所餘無幾。而邇年好談子房，甚於季札。為呂子更字，中心癢癢然，恐不得一當也。作〈留侯字說〉以贈呂子，俾其藏之篋衍，須余言之有徵也，而後出之。辛丑季夏。

1、夢左右而言他的愧疚

牧齋自道晚年好談張良，其實他人清前也曾談及張良，觀察其不同時期對張良的不同評價，可折射出牧齋波瀾起伏的情感軌跡與心路歷程。必須強調的是，

⁸³ 錢謙益：〈與范眉生〉，載《錢牧齋先生尺牘》卷1，收入《牧齋雜著》，頁263。

⁸⁴ 錢謙益：〈十月望日西山掃墓過孟芳故居慨然有作〉，載《苦海集》，收入《牧齋雜著》，頁79。

⁸⁵ 以下著作皆有揭示牧齋入清後的悔恨自責，如裴世俊：《四海宗盟五十年：錢謙益傳》（北京：東方出版社，2001年）；丁功誼：《錢謙益文學思想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孫之梅：《錢謙益與明末清初文學》（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0年增訂版）。

⁸⁶ 王汎森提出清人迫於文字獄壓力，產生某種自我審查以迴避當局禁忌的寫作傾向，參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文獻中「自我壓抑」的現象〉，《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頁393-500。

《初學集》、《有學集》出現不少有關張良的典故，但多是泛用典實，或借張良稱頌、勸勉他者。全面梳理與分析牧齋詩文的張良書寫，以及其涉及不同的人物與史事，則俟來日。下文選取相對有深意的文章開展討論。明崇禎十年(1637)六月三日，牧齋五十六歲，作〈誠意錄序〉，文曰：

留侯始事倉海君，中遇圯上老人，晚而從赤松子遊，黃中隣庶，顯默難究。當其博浪一擊，天地震動，不惜百口九族，為韓報讎，非至誠而能若是乎？鄴侯進退無恒，出處靡常，朝披一品，夜抱九仙。史家疑之，以為誕妄。然其處玄、肅父子，披誠獻納，撐柱于社稷板蕩、群小冒忌之時，雖得肥遁衡嶽，固已命如懸絲矣，又非至誠而能若是乎？

東平宋公鹿游，兼資文武，歷邊陲，建節鉞，以疆事被徵，出所著《誠意錄》示余。余讀而感焉。……湟中、五涼，身經百戰，刀痕箭瘢，肌膚如刻畫。己巳入援，枕戈于泥濘水草間，髮膚沾濡，并日不食。鄖陽之役，失前人已破三城，殺寇過當，不汲汲自明，曰：「聖明知我，我當為法受惡也。」公居身居官，于誠意二字，體認得力如此，此所以為今之留侯、鄴侯也與？⁸⁷

此文借漢之留侯、唐之鄴侯(李泌，722–789)，表彰宋鹿游(生卒年不詳)之「至誠」。宋氏於明代「身經百戰，刀痕箭瘢，肌膚如刻畫」、「枕戈于泥濘水草間，髮膚沾濡，并日不食」，在鄖陽等的戰役鎮壓暴亂，守住疆土，鞠躬盡瘁，為牧齋稱道。筆墨之間，牧齋不禁歌頌張良充滿傳奇色彩的一生，感佩其為韓國之竭誠付出，謂非至誠至愚不能如此，文末云：「或曰：『公鞠躬盡瘁，盡公不還私，于以獨行其意則得矣，以方于今之君子，不近于愚乎？』」錢子曰：『惟誠故愚，非愚不誠，未有至誠而不至愚者。留侯、鄴侯皆天下之至愚人也。』」⁸⁸闡述若是錙銖必較、精於計算之聰明人，必不能如張良作出「博浪一擊，天地震動，不惜百口九族，為韓報讎」之愚昧行為，極力稱許其一往無前、義無反顧的勇氣與忠誠。這揭示鼎革之前，牧齋談及張良，肯定其之所以成功的「人事」因素，言辭毫不含糊。然鼎革之後，牧齋身閱明清二朝，談到「五世相韓」的張良，尤其論及其「成功因素」時，則語意曖昧。

⁸⁷ 錢謙益：〈誠意錄序〉，收入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牧齋初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卷29，頁882–83。

⁸⁸ 同上注，頁883。

順治十六年(1659)，牧齋七十八歲。牧齋作〈咸子詩序〉，部分篇幅觸及張良，不失為一個側面了解牧齋內心轉向，其文第一段曰：

少壯為諸生時，流觀經史，每及椒舉之班荊，繞朝之贈策，荊、高燕市之飲泣，孫、劉狼石之坐語，越石〈扶風〉之歌，步兵廣武之歎，輒為引觴擊節，曳袖起舞。中年羈宦，驚心國恤。撫《北盟》之編，覽《指南》之錄，考伯紀、同甫之論建，追海青、翎白之始末，未嘗不歔歔飲泣，繼以痛哭也。年運而往，晝晚衰老，江山遷改，意氣銷落。投灰滅影，日繙《首楞》數行，梵志昔人，蒙莊今我，却思前夢，依然往劫矣。⁸⁹

拆解綿密的典故，可知牧齋有藉詩序以述懷的意圖。文章首段，牧齋列舉伍舉(生卒年不詳)、繞朝(生卒年不詳)、荊軻(?-227 B.C.E.)、高漸離(生卒年不詳)、孫權(182-252)、劉備(161-223)、劉琨(271-318)、阮籍(210-263)等英雄豪傑，諸人鐵骨錚錚，大義凜然，牧齋心嚮往之，每為其氣節「引觴擊節，曳袖起舞」，暗示年少的他亦曾嶄崎磊落，渴望成為英雄好漢。中年之後，牧齋讀及徐夢莘(1124-1207)記錄靖康之難的《三朝北盟會編》、文天祥(1236-1283)於南宋王朝將要滅亡時寫的《指南錄》、力主抗金的李綱(1083-1140)與陳亮(1143-1194)之論，則為之「歔歔飲泣，繼以痛哭」，其「借宋喻明」之意昭然若揭，所謂「中年羈宦，驚心國恤」，其中一個原因當是對明王朝瓦解的感慨。

牧齋憶述從少年到中年的情思轉變，具有剖白意味，曲折地揭示人事滄桑，世間無奈：素把英雄豪傑掛在嘴邊的少年，本對未來充滿憧憬，不時幻想自己能仿效他們成為一代傳奇，青史留名。可惜事與願違，命運跟他開了場玩笑，山河淪陷，牧齋不得已淪為叛臣，成為一個違背其意欲形象的人。直面剩水殘山，今昔之巨大落差令他「歔歔飲泣，繼以痛哭」，不勝其苦。此一曲折告白，反映出牧齋理想落空的無力感，故云：「晝晚衰老，江山遷改，意氣銷落。投灰滅影，日繙《首楞》數行，梵志昔人，蒙莊今我，却思前夢，依然往劫矣」，追憶前夢，劫數難逃，不得不意氣消磨，披露出心底既氣餒又不甘心的複雜情緒。此一情思，可從其〈跋吳越春秋〉得到旁證：「余十五六，喜讀《吳越春秋》，流觀伉俠奇詭之言，若蒼鷹之突起于吾前欲奮臂而與共撇擊者。刺其語作〈伍子胥論〉，

⁸⁹ 錢謙益：〈咸子詩序〉，收入《牧齋有學集》，卷19，頁805-6。

長老吐舌激賞。華顛胡老，重觀此書，燈窗小生，搯腕奮筆之狀，宛然在行墨間。老阿婆臨鏡，追理三五，少年時事，不免掩口失笑。」⁹⁰所謂少年情事老來悲。

〈咸子詩序〉第三段曰：

扁舟入吳，夢與咸子劇談飲酒，舉杯屬咸子曰：「子淮陰人也。蘇子瞻作〈淮陰廟碑〉云：『淮陰少年，有目無睹。不知將軍，用之如虎。』世果有若人，跨下橋邊，天肯令終老垂綸否？龔聖予去君實幕，徙居吳市，畫馬給食，室無几案，使其子曲躬以受紙，作文、陸二傳，吳淵穎以為子長復出。晚年無聊，激贊宋江三十六人，以申寫其叫號呼憤之氣。去今三百餘年，長淮湯湯，此人此意，與滄海陵谷，俱歸變滅否？王叔明過下邳，奇子房潛匿出游之事。已而游琅琊，探婁敬洞，喟然歎息，以為子房故與婁敬匿跡于此。厥後，遂有挽輅論都之舉，亦兩人山中擘畫及之。今長淮之境，與下邳接壤，圯橋碧流之水，一線如故，滄海君、黃石公亦常訪求其陳跡否？余老矣，徒思夢遊耳，子其有以示我。」⁹¹

牧齋夢及與咸子一邊飲酒一邊縱談。牧齋於先烈念茲在茲的現實心境，於夢中重現，故提及受胯下之恥仍忍辱負重的韓信（?-196 B.C.E.），作文天祥、陸秀夫（1238-1279）二傳與《宋江三十六人贊》的龔開（聖予，1221-1305），以《桑海餘錄》記錄忠臣義士的吳萊（立夫，1297-1340）。值得注意的是，牧齋〈書廣宋遺民錄後〉曰：「元人吳立夫讀龔聖予撰文履善、陸君實二傳，輯祥興以後忠臣志士遺事，作《桑海餘錄》，有序而無其書」，⁹²乃不止一次提到龔開、吳萊。此外，牧齋〈李忠文公文水全集序〉亦云：「世所流傳雒誦、欽欽泣下者，《指南》、《吟嘯》諸集耳。……昔信國既歿，其客謝皋羽翹作〈西臺慟哭記〉，而龔開聖予故在廣陵幕府，為文宋瑞、陸君實立傳，皆在《桑海遺錄》中」，⁹³可見牧齋念念不忘這些堅守氣節的仁人志士，名副其實日有所思，夜有所夢。⁹⁴

⁹⁰ 錢謙益：〈跋吳越春秋〉，收入《牧齋有學集》，卷46，頁1517。

⁹¹ 錢謙益：〈咸子詩序〉，頁805-6。

⁹² 錢謙益：〈書廣宋遺民錄後〉，收入《牧齋有學集》，卷49，頁1607。

⁹³ 錢謙益：〈李忠文公文水全集序〉，收入《牧齋有學集》，卷16，頁732-33。

⁹⁴ 夢境是通向人心的秘道，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精神分析新論》提到：「差不多所有的夢都殘留著做夢的前一天中某些事件（或數個事件）的記憶或暗示；而且，

〔下轉頁61〕

人在艱難日子的夜深，都渴望入睡躲避現實，但殘酷的是，夢境極具戲劇張力地強迫你重回現場，那些在日常壓抑的、恐懼的情緒即便在夢境亦無所逃遁。⁹⁵牧齋夢見宋元之際的豪傑及其成就，除了建構「明遺民性」之習性所致，還投射了現實無法實踐志業之遺憾與歉疚。貫通文章意脈，首段自言「中年羈宦，驚心國恤。撫《北盟》之編，覽《指南》之錄，考伯紀、同甫之論建，追海青、翎白之始末，未嘗不歔歔飲泣，繼以痛哭也」，連同第三段提及的一眾義士豪傑，是由其日間藏得很深的遺恨、愧疚所促成的。夢中情境，未嘗不是現實的情感再現，更甚者，揮之不去、幽微隱約的情緒反覆於夢中纏繞著做夢者。

夢境宛如碎片，牧齋轉而夢及張良，映像變得神秘、抽象，像一組虛化後的迷濛鏡頭。牧齋提到元朝畫家王蒙（叔明，1308–1385）到下邳尋覓張良遺跡之事，反詰：「圯橋碧流之水，一線如故，滄海君、黃石公亦常訪求其陳跡否？」猜想輔助張良的滄海君、黃石公仍否出入於該地。此際夢境，見首不見尾，氣氛詭譎，迷離恍惚。尤堪注意者，牧齋入清前，提及張良，明確稱譽其豐功偉業；入清後夢見張良，對於其忠肝義膽之面向、成功之因素，則避而不談，似乎在牧齋潛意識裡，曾經變節的他委實慚愧，不敢直面年少仰慕的英雄——以忠勇見稱的張良，以至於「夢左右而言他」。此夢未完，〈咸子詩序〉文末曰：

咸子持盃笑曰：「公方讀《首楞》，亦知月光水觀之說乎？月光修習水觀，入定時，定水湛然盈室，童子持瓦礫投之，旋患心痛，除去之而始復。公之所云，皆水觀中之瓦礫也。願為公童子，為除去之。」趣呼大白，持耳灌予。予扑手盧胡而覺。凌晨抵家，則咸子來徵詩序，再而三矣。余無以序咸子之詩，書夢中之語復之，并傳示子敏，共作夢囈之時一笑也。⁹⁶

此夢愈寫愈離奇，有豐富的詮釋空間，因為夢通常要放回做夢者當前生活的脈絡來解讀，有些時候是出於對自我心理療傷的行為機制。牧齋夢裡浮現入定之際

〔上接頁 60〕

我們若能追蹤這些聯繫，通常就能很快地從虛無飄渺的夢境轉向患者的真實生活。」見弗洛伊德著，汪鳳炎、郭本禹譯，邵迎生校，郭本禹修訂：《精神分析新論》，收入車文博主編：《弗洛伊德文集》（長春：長春出版社，2004年），第5冊，頁7。

⁹⁵ Cathy Caruth指出創傷記憶是絕對的印記，此在夢魘與倒敘幻覺時，就跟事件一樣真實，見Cathy Caruth, ed. and intro., *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 (Baltimore &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5。

⁹⁶ 錢謙益：〈咸子詩序〉，頁806。

「童子持瓦礫投之，旋患心痛」之佛典，指涉日間種種鬱結。夢中咸子扮演著「童子」的角色，為牧齋除去心海中的「瓦礫」，讓他心境澄明，不復心痛。文中提及《楞嚴經》之故事，牧齋精於佛學，⁹⁷熟知之掌故，出之他人聲口，耐人尋味，故事原璧是：

我有弟子，窺窗觀室，唯見清水，遍在室中，了無所見。童稚無知，取一瓦礫，投於水內，激水作聲，顧盼而去。我出定後，頓覺心痛，如舍利弗，遭違害鬼。我自思惟，今我已得，阿羅漢道，久離病緣，云何今日，忽生心痛，將無退失。爾時童子，捷來我前，說如上事。我則告言，汝更見水，可即開門，入此水中，除去瓦礫，童子奉教。後入定時，還復見水，瓦礫宛然，開門除出，我後出定，身質如初。⁹⁸

牧齋於〈咸子詩序〉櫟括此一佛典，並加插咸子除心石之夢中情節，如幻似真。牧齋平日熟諳之佛典，於夢裡再現，應是潛藏內心深處的隱痛使然。再次審視全文意脈，盤結在牧齋心底而導致心痛的「水中瓦礫」，呼應了首段「欷歔飲泣，繼以痛哭」、「江山遷改，意氣銷落」，蓋指國變與降清諸事，這長年累月壓在牧齋心頭之鉛石，日間無法釋除，重壓之下，於是在夢境尋得一扇逃脫窗口。睡夢之中，咸子除去牧齋之瓦礫，象徵痛苦之化解。一晌之夢，未能完全彌補其人生遺憾，醒後仍是劫灰世界，但能讓後世窺見牧齋的心理壓力以及夢裡的療傷需求。夢境多有現實憑據，有時候比起現實更能透露做夢者壓抑的情思。況且，這種以石為喻之表述，在《有學集》他處亦曾出現，⁹⁹大有深意藏焉。

⁹⁷ 蒙審查人提醒，牧齋有《大佛頂首楞嚴經疏解蒙鈔》之著作，可證他精熟《楞嚴經》。牧齋之佛學修養，參謝正光：〈錢謙益奉佛之前後因緣及其意義〉，《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3期，頁13-30；廖肇亨：〈錢謙益僧詩史觀的再省思——從《列朝詩集》選評詩僧談起〉，《漢學研究》第37卷第4期（2019年12月），頁239-73。

⁹⁸ 賴永海、楊維中譯注：《楞嚴經》（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卷5，頁197-98。

⁹⁹ 順治十六年，牧齋在與〈咸子詩序〉寫於同年的〈答木陳和尚書〉云：「每自愧生平虛名滿世，咎愆叢集，偷生視息，老為陳人，此世界中，塊然一物，無有頑陋于僕者。而山中高人，眼光燦破四天下，顧不鄙而薦樽之。嘗思外道堅執空見，化為頑石，尚能向菩薩答偈。菩薩書一偈于石，石忽迸破。今僕亦斯世之頑石也，而座右不我遐棄，同體大慈，接引不置，倘不能于書偈之後，一旦迸破，豈非頑石之不如也哉？……此則頑石無狀，積刼堅固，恐大菩薩未便以一偈碎之也。」見錢謙益：〈答木陳和尚書〉，收入《牧齋有學集》，卷40，頁1390。

2、我非「千古幸人」的曲折自辯

牧齋有意無意地依靠虛幻的夢境療癒傷口，除此之外，他亦嘗試在現實中尋求精神慰藉。其〈自跋留侯論後〉云：

余年十五，作〈留侯論〉，盛談其神奇靈怪，文詞倜儻，頗為長老所稱許。今乃知其不然。子房當呂政并吞，宗國淪喪，藉五世之業，敵九世之讐，破家致命，閔閔皇皇，如魚銜鉤，如雉帶箭。博浪之椎，一發不中，將百發而未已，豈自料必有濟哉？求士而遇倉海君，潛匿而遇圯上老人，窮塗亡命，萍梗相值，固非有意釣奇也。軹道降秦，垓下蹙項，風雲玄惑，雪恥除兇。自請封留，平生之願足矣。龍準遲暮，雉狗晨鳴。金玦苑枯，災祚机桎，報韓之心已了，報劉之緒未愒。于是扣囊底之智，鉤致四老人以肇安劉之績。兩家宿債，一往酬還，都無餘剩，自是乃可以長謝世間，伴黃石而尋赤松矣。由是觀之，子房蓋楚、漢一了債人也。厓山之忠臣，得請于帝，報在百年已後。是固然矣。借力于百年，又將結債于來世。以債還債，寧有了時？豈若子房天助神祐，功成身退，五世之讐，報于一身；多生之債，酬于現世。嗚呼！如子房者，真千古幸人也哉！¹⁰⁰

牧齋一方面表彰張良之彪炳大業，一方面以「還債」的嶄新視角發表己見，意味深長。此文關鍵語句是「兩家宿債，一往酬還」，闡釋張良既為韓國雪恥報仇，又為劉姓立國安邦，更能把握進退分寸，功成而歸隱，成為後人完美志願的典範：「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願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事君之道成，榮親之義畢，然後與陶朱、留侯，浮五湖，戲滄洲」，¹⁰¹堪稱圓滿人生。〈自跋留侯論後〉之「債」，指士人虧欠國家的「道德責任」，最理想的「還債方式」是幹一番震天撼地之大業，事成淡出政治舞臺。

然理想歸理想，牧齋清醒認識到生前還清宿債如張良者，畢竟少數。文章引申到宋元之際「厓山忠臣」，設想諸人亦知國之將滅，命之將殞，盼今生之債，他生再還，所謂「報在百年已後」。牧齋不禁為之慨嘆：「借力于百年，又將結債

¹⁰⁰ 錢謙益：〈自跋留侯論後〉，收入《牧齋有學集》，卷47，頁1547—48。

¹⁰¹ 李白：〈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載《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第7冊，第26卷，頁3982。

于來世。以債還債，寧有了時？」這種來世今生沒完沒了的家國之債，何時才能還清？以有限之身，還無窮之債，殆矣。換言之，牧齋認為捐軀赴國難之崖山忠臣，「生前」既不能成功復國，「身後」也不一定能酬還累累宿債，藉此突出張良能在「生前」完成空前絕後的功業是「天助神祐」，故云「多生之債，酬于現世」，強調他未嘗不是「千古幸人」。

不難看出，牧齋將張良的成功歸因於「天命」，淡化了其「人事」因素。客觀地說，若無時運之助，張良難有輝煌成就，但若將其功業全歸因於「天助神祐」，未免輕視了其他人為因素，包括其復仇意志、忠義精神、睿智決策等等。對照牧齋入清前後對張良的論述，可見失節降清的愧疚感，轉化成牧齋的心理壓力、精神痛苦，以至於改變了對事物的價值判斷。他時而覺得歷史人物之功過得失、出處進退，多由天命時運促成，充滿難以預料的偶然因素，人在無涯之穹蒼容易淪為渺小無助之個體，忠烈如崖山忠臣亦不能免。由此揭示入清後的牧齋，對於個人際遇有不由自主的虛無感、無力感，憶起年少偶像張良，自覺或不自覺地啟動心理防衛機制，強調人生成或敗，榮或辱，善或惡，主導走向的不常是人為力量，而是無常命運。

至少在某一時刻，牧齋的心理防衛機制有為失節降清尋求開脫的意圖：天命選中了志於成為人中豪傑、時任大明禮部尚書的他扮演罪人角色，天不助神不祐，時運之屯遭也，彷彿一個末路英才終究承認人為力量無法逆轉時代命運的事實。因此，牧齋有意無意地將張良的成功歸因於「天命」之舉，旨在寬慰罪咎心靈，減輕精神苦痛，甚至有點自欺欺人，對於前塵往事，發出一種我非「千古幸人」張良的曲折自辯。

白一瑾在《清初貳臣士人心態與文學研究》說：「清初貳臣士人普遍都背負著羞於啟齒的沉重壓力。盡管失節已成難以改變的事實，而且是自主作出的選擇，但絕大多數貳臣士人還是在竭力逃離這一可耻可憎的身份定位，以規避自我內心的道德譴責，減輕自我心理壓力。其表現之一就是對於自我的失節事實以及其後果尋求各種借口、百般掩飾。」¹⁰²所謂「各種借口、百般掩飾」，提醒我們研究明清之際的文士，不單看他說了甚麼，其他因曲折筆法而被遮蔽的細節，同樣是重塑其複雜心靈世界之重要線索，不可等閒視之。

¹⁰² 白一瑾：《清初貳臣士人心態與文學研究》，頁172。

五、總結

《柳南續筆》記載：

汪鈍翁與某宗伯〔錢謙益〕頗多異議。一日與吾邑嚴白雲論詩，謂白雲曰：「公在虞山門下久，亦知何語為諦論？」白雲舉其言曰：「詩文一道，故事中須再加故事，意思中須再加意思。」鈍翁不覺爽然自失。¹⁰³

牧齋門人轉述牧齋追求的詩文境界，所謂「故事中須再加故事，意思中須再加意思」，以〈呂留侯字說〉之文驗之此說，當知此說非虛，揭示牧齋詩文於文辭底下有豐富的意義層次，指涉多重向度，極具張力，值得深入挖掘，¹⁰⁴一如〈呂留侯字說〉之隱微寓意，容易為學界忽視，有深究價值。

本文箋釋該文，考證文獻，拆解「張良故事」在明清之際被挪用轉化而成的「易代故事」，脈絡化地組織串聯出文本內外的呂氏家難與牧齋心境。這「故事中須再加故事」具有思辨層次的作品，蘊藏了從「諷勸」他人到自我「剖白」的多重意涵，若只停留在字面的表層解讀，則難以咀嚼出文本的深層意義。筆者同時調遣史學與文學的材料，闡釋史事典故之餘，亦辨析作者的隱語曲筆、轉折心境，相輔相成地以更深廣的視野為〈呂留侯字說〉的詮釋提供一個可能性。

要之，牧齋於該文藉著張良此一「古典」與晚村此一「今事」之交錯契合，在明清易代特殊的歷史背景翻出雙重寓意：一方面提醒晚村若擔當「留侯」之名恐怕名不副實；一方面勸勉晚村往後為實現名實相副而努力。牧齋曲筆諷勸晚村，觸發內心隱痛，遂在文中切換主體位置剖白。牧齋入清前提及張良，肯定其之所以成功的「人事」因素；入清後淪為降臣，某些時刻提及張良則顧左右而言他，或有意無意地將其成功歸因於「天命」因素，旨在寬慰罪咎心靈，減輕精神苦痛，發出一種我非「千古幸人」張良的曲折自辯。

¹⁰³ 王應奎：《柳南續筆》卷1，「汪鈍翁與嚴白雲論詩」條，收入王應奎撰，王彬、嚴英俊點校：《柳南隨筆·續筆》（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139。

¹⁰⁴ 李欣錫以「東澗詩法」去描述牧齋入清後因諱飾形跡、怯言己志而淬礪出的詩藝技法，見李欣錫：〈論「東澗詩法」傳承、演變及其詩學意義：以「詩史互證」為考察視角〉，《中國文學學報》第8期（2017年12月），頁93-123。通過本文分析，可見不唯是「詩」，牧齋之「文」也不乏精心佈置的修辭策略，此議題尚有很大的拓展空間。

牧齋〈呂留侯字說〉作於順治十八年，箇中諷勸之隱語，復明之訊息，¹⁰⁵晚村當能心領神會。五年之後，康熙五年(1666)，晚村痛改前非，造訪陳執齋(生卒年不詳)寓所，請求撤除諸生資格，¹⁰⁶跟清廷撇清關係。康熙十七年，清廷有博學鴻儒之詔舉，晚村受推薦，他為曾變節一事深感悔恨，絕不重蹈覆轍，兒輩為之游說朝廷，得以推辭。¹⁰⁷康熙十九年(1680)，清朝召山林隱逸，嘉興府薦舉晚村，晚村決定「乃於枕上翦髮，襲僧伽服，曰：『如是，庶可以舍我矣。』」，削髮為僧，名耐可，字不昧，號何求老人，¹⁰⁸可見其立定腳跟、義不仕清之志。晚村這些抉擇，是否由牧齋的話語促成的，稽核現存文獻，難對此下絕對的判斷，但其曾被牧齋曲筆諷勸之事件，或多或少形塑成後來堅守氣節的動因之一。

晚村雖迷途知返，苦節自守，但於尷尬位置游移以致身份難以界定。他嘗為邑諸生，大節有虧，不能定位為純正的「遺民」。其變節也不夠徹底，不像投靠清廷的周亮工(1612–1672)、龔鼎孳(1616–1673)等人，為恢復社會秩序建樹良多。可見晚村一生，在出處進退之間的旋渦糾結，一種無用於世之恨於焉而生。其後清世宗雍正帝(1678–1735)就用極其刻薄的語言直擊晚村要害，《大義覺迷錄》云：「留良身為本朝諸生十餘年之久矣，乃始幡然易慮，忽號為明之遺民，千古悖逆反覆之人，有如是怪誕無恥，可嗤可鄙者乎？」¹⁰⁹事實上，晚村亦不時反躬自責，其〈與萬祖繩書〉云：「頹惰自廢，白首無成」，¹¹⁰點檢平生，無多事功。康熙二十二年(1683)，晚村悲從中來，寫了六首〈祈死詩〉，其六曰：「悔來早不葬青山，浪竊浮名飽豆簞。作賊作僧何者是，賣文賣藥汝乎安。便令百歲徒增憾，行及重泉稍自寬。一事無成空手去，先人垂問對應歎。」¹¹¹

¹⁰⁵ 蒙審查人補充歷史細節：是年初，順治帝的死訊傳至江南，三月晚村過訪牧齋，鄭成功進攻臺灣，牧齋此年詩作，對復明仍有一絲希望。然康熙繼位，鄭成功、桂王、魯王相繼逝世，康熙三年(1664)牧齋病逝，所謂「作〈留侯字說〉以贈呂子，俾其藏之篋衍，須余言之有徵也，而後出之」也就無從實現。

¹⁰⁶ 呂葆中：〈行略〉，頁865。

¹⁰⁷ 同上注。

¹⁰⁸ 同上注，頁865–66。

¹⁰⁹ 胤禛編纂：《大義覺迷錄》（清雍正時期內府刻本），卷4，頁2b。

¹¹⁰ 呂留良：〈與萬祖繩書〉，載《呂晚村先生文集》卷2，收入《呂留良全集》，第1冊，頁56。

¹¹¹ 呂留良：〈祈死詩〉，載《何求老人殘稿》卷7，收入《呂留良全集》，第4冊，頁1002。

這詩反映出晚年的他，仍受到良心指責，自覺一事無成，愧對先人，甚至有祈死之念。可見變節一事，讓晚村陷於一個進退失據的尷尬處境，無論苟活人間，還是魂歸黃泉，都難以真正心安。

牧齋亦如是。神州陸沉，牧齋失節，叛國所形成的心理障礙難以完全克服。他雖然於夢境、文字、佛門獲得短暫解脫，但佛門義理僅為精神寄託，夢裡咸子只是鏡花水月，還債張良終屬天助神祐，抽離幻想，仍要繼續面對殘酷現實，誠如其〈誥封吳母徐太孺人八十壽序〉所云：「余亦以八十老人，偷生視息」。¹¹²康熙元年(1662)，牧齋八十一歲，其〈答山陰徐伯調書〉又云：「八十餘老人，偷生視息，悠悠人世，何以當於高賢」。¹¹³假使牧齋真的參與了復明運動以及身陷囹圄，¹¹⁴為往昔的政治過錯作出自我救贖，但「偷生視息」之感仍揮之不去，說明長年累月積成的心結、心石，於當下或來日都難完全釋除，是餘生都要承受的悲哀。梳理有關詩文，可知牧齋不時藉著書寫、夢境與宗教，減輕道德壓力與精神折磨，屬於自我心理補償的行為機制。

本文牽涉兩大失節者，牧齋與晚村，為大時代下之傷心人也，終其一生都為其政治抉擇懺悔不已，難以釋懷。回顧明清鼎革的歷史，若只尋找興衰規律，概括因果關係，而忽視了每次時代轉向士人追求理想人格有過的心靈掙扎、精神挫敗，以及出處進退的自辯策略，則難以還原一幅幅血肉俱在的歷史圖景。因此，藉著詩文窺探人心的分析，是宏大敘事(*grand narrative*)以外一條可行的研究進路，對於呈現歷史平滑面之外不為人察見的幽微、皺褶之處，抉發因曲折筆法而被遮蔽的細節，不無裨益，望方家不吝指正。

¹¹² 錢謙益：〈誥封吳母徐太孺人八十壽序〉，收入《牧齋有學集》，卷25，頁983。

¹¹³ 錢謙益：〈答山陰徐伯調書〉，收入《牧齋有學集》，卷39，頁1347。

¹¹⁴ 有關牧齋的抗清行跡，參陳寅恪《柳如是別傳》的考證。陳寅恪考證詩文方法的學術史意義以及先入為主的弊病，參李貴生：〈文學鑑賞與歷史詮釋：陳寅恪批評觀念探析〉，《國文學報》第62期(2017年12月)，頁237-82；〈陳寅恪典故考釋批評觀念及其實踐方法析論〉，《政大中文學報》第31期(2019年6月)，頁341-88。

徵引書目

一、專書

- 丁功誼：《錢謙益文學思想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 王充撰，黃暉校釋：《論衡校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方良：《錢謙益年譜》，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13年。
- 王應奎撰，王彬、嚴英俊點校：《柳南隨筆·續筆》，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 白一瑾：《清初貳臣士人心態與文學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
-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著，汪鳳炎、郭本禹譯，邵迎生校，郭本禹修訂：《精神分析新論》，收入車文博主編：《弗洛伊德文集》，長春：長春出版社，2004年，第5冊。
- 司馬遷撰，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 李白著，詹鍔主編：《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年。
- 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 呂留良撰，俞國林編：《呂留良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
- 房玄齡等撰：《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 周紹良主編：《全唐文新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
- 林景熙著，章祖程注，陳增傑補注：《林景熙集補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
- 俞國林：《天蓋遺民：呂留良傳》，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
- 范曄撰，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
- 孫之梅：《錢謙益與明末清初文學》，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0年增訂版。
-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
- 張履祥、姚瑩輯，萬斛泉編次：《重訂楊園先生全集》，清同治十年(1871)辛未江蘇書局刊本。
-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
- 陶淵明著，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
- 楊念群：《何處是「江南」：清朝正統觀的確立與士林精神世界的變異》，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年。
- 胤禎編纂：《大義覺迷錄》，清雍正時期內府刻本。
- 裴世俊：《四海宗盟五十年：錢謙益傳》，北京：東方出版社，2001年。

- 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
- ：《制度·言論·心態——《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續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
- 賴永海、楊維中譯注：《楞嚴經》，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
- 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牧齋初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 ：《牧齋雜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 ：《牧齋有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 嚴志雄：《秋柳的世界：王士禛與清初詩壇側議》，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3年。
- ：《錢謙益〈病榻消寒雜詠〉論釋》，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社，2012年。
- Caruth, Cathy, ed. and intro. *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 Baltimore &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 Yim, Lawrence C. H. *The Poet-historian Qian Qianyi*.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二、論文

- 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文獻中「自我壓抑」的現象〉，《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頁393–500。
- 方祖猷：〈黃宗羲與呂留良爭論的實質及其思想根源——兼論胡翰十二運對黃氏的影響〉，《寧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第1卷第1期，1988年6月，頁59–65。
- 李欣錫：〈論「東澗詩法」傳承、演變及其詩學意義：以「詩史互證」為考察視角〉，《中國文學學報》第8期，2017年12月，頁93–123。
- 余英時：〈試述陳寅恪的史學三變〉，《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頁331–77。
- 李貴生：〈文學鑑賞與歷史詮釋：陳寅恪批評觀念探析〉，《國文學報》第62期，2017年12月，頁237–82。
- ：〈陳寅恪典故考釋批評觀念及其實踐方法析論〉，《政大中文學報》第31期，2019年6月，頁341–88。

- 徐益藩：〈黃梨洲呂晚村爭澹生堂書平議〉，《國立中央圖書館刊》第1卷第3期，1947年，頁19–24。
- 舒文昌：〈呂留良的交遊與文學創作〉，華中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年。
- 廖肇亨：〈錢謙益僧詩史觀的再省思——從《列朝詩集》選評詩僧談起〉，《漢學研究》第37卷第4期，2019年12月，頁239–73。
- 劉成國：〈宋代字說考論〉，《文學遺產》2013年第6期，頁64–76。
- 遲媛方：〈明代「字說」文體研究〉，《山東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5期，頁50–53。
- 謝正光：〈錢謙益奉佛之前後因緣及其意義〉，《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3期，頁13–30。
- 嚴志雄：〈典午陽秋、休聽暇豫——朝鮮文士南九萬所述錢謙益詩考論〉，《牧齋初論集——詩文、生命、身後名》，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8年，頁397–423。
- Fisher, T. S. "Accommodation and Loyalism: The Life of Lü Liu-liang (1629–1683)." Pts. I–III, *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vol.15 (Mar. 1976): 97–104; vol.16 (Sep. 1977): 107–45, vol.18 (Sep. 1978): 1–42.
- Fisher, Tom. "Loyalist Alternatives in the Early Ch'ing."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4.1 (Jun. 1984): 83–122.

從諷勸到剖白：論錢謙益〈呂留侯字說〉 兼述呂氏家難

（提要）

吳志廉

錢謙益（牧齋，1582–1664）為呂留良（晚村，1629–1683）改字而寫的〈呂留侯字說〉蘊含隱微寓意，容易被學界忽視，有深究價值。本文箋釋該文，考證文獻，拆解「張良故事」在明清之際被挪用轉化而成的「易代故事」，脈絡化地組織串聯出文本內外的呂氏家難與牧齋心境，以更深廣的視野為此文的詮釋提供一個可能性。本文首先印證錢牧齋筆下的呂氏家難，揭示呂晚村家族抗清事件與張良抗秦歷史有相似之處。牧齋〈呂留侯字說〉藉著張良此一「古典」與晚村此一「今事」之交錯契合，兼具對晚村「暗示名不副實」與「勸勉名實相符」的雙重寓意。牧齋曲筆諷勸晚村，觸發內心隱痛，遂在文中切換主體位置剖白。此外，牧齋入清前提及張良，肯定其之所以成功的「人事」因素；入清後淪為降臣，某些時刻提及張良則顧左右而言他，或有意無意地將其成功歸因於「天命」因素，旨在寬慰罪咎心靈，減輕精神苦痛，發出一種我非「千古幸人」張良的曲折自辯。本文調度史學材料之外，亦藉著細讀詩文等文學材料以剖析人心，冀能在主流的成見下發現裂縫，抉發因曲折筆法而被遮蔽的細節，呈現明清易代兩大失節者在出處進退所面臨的困境。

關鍵詞： 明清之際 呂留侯字說 錢謙益 呂留良

A Study of Qian Qianyi's "Lü Liuhou Zi Shuo"

(Abstract)

NG Chi Lim

Qian Qianyi's (Muzhai, 1582–1664) "Lü Liuhou zi shuo," an article on the courtesy name he bestowed upon Lü Liuliang (Wancun, 1629–1683), is a subtle and nuanced work that has often been neglected by the academia.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a possible interpretation of the article based on a close reading of its text and an analysis of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This paper begins with an examination of Qian's description of the Lü family's loss, thus revealing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Lü's resistance against the Qing imperial regime and Zhang Liang's resistance against the Qin rule. In drawing a parallel between his contemporary and the past, Qian provides "Lü Liuhou zi shuo" with dual connotations: implying that Lü's reputation is undeserved, and exhorting him to live up to the expectations that underline the bestowed courtesy name, "Liuhou." The article also triggers in Qian a dull heartache and, as the narrative progresses, the subject eventually switches from Wancun to Qian himself to express his own feelings, as his tactful advice to Lü evokes his long-buried sorrow. With an analysis of relevant historical literature,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Qian originally attributed Zhang Liang's success to personal factors, but, after his surrender to the Qing court, Qian changed his position and considered destiny as the main factor instead. This can be seen as a way for Qian to defend himself and reconcile with his guilt and distress. In addition to historical materials, this paper also explores Lü and Qian's thoughts by drawing on literary texts, such as poems and prose, to shed light on the dilemma faced by these two literati figures during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Keywords: Ming-Qing transition Lü Liuhou zi shuo Qian Qianyi Lü Liuliang